

永樂大典

三

卷三千一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百四十三

九真

陳

陳瓘

宋史列傳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為進取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調湖州學書記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贊母事如禮而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事不得上徹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未越卞留瓘少須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州牧既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為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素誅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傳入相瓘從東道謁博問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來升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龜山語錄云：瓘亦不長好無七情亦不長為善瓘得大重及歸空時不知如何事瓘多事一使此而外所載者：何物得重今當放去不物則志平古使人問到此百有處五好得如是亦少處置得事之人必自有規矩繩墨一一一詞和得天下下語了者只說得地雖使休亦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百四十三

不濟事止于言又下可此於事如鐵所言天下可也天子待公為政敢問將何先傳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米然將夫天下之望博屬邑曰光不務鑽達先烈而大改或端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悖然亦為其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為大學博士會卞與博合志正論逐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還秘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咸瓘奏哲宗言先帝為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覆究問意戚怙約瓘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適到涪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為右正言遷左司諫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聽外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或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博安博邪怨之罪御史龔夬韓蔡京朝廷將逐夫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訥董敦逸陳次升邵洁五人者皆與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夫行若公道何遂早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

成尚宗此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誤藉稱謂皇太后今猶預政
 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權出都門俄回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
 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遷去界十曾隊為行家改知無為畢明于運
 為者作那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容告以將即其確語
 子正柔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
 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
 其書之但郊祀不遠使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柔頓得
 書且持入省布使執人邀相見甫就席遂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其踞
 許語確色不為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侍士
 禮布雙然改容信宿出知秦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廬州移郴州稍復宣
 德郎正柔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抗守蔡疑執送京師先飛書告京
 俾為計事下開封府刺獄併逮權尹李孝稱過使證其妄權曰正柔聞京
 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確並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
 則情有所不忍扶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利必為國禍確
 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盜鞠聞其辭大聲
 嘆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柔猶以所告夫實流

水滸大典卷三百四十三

二

海王確亦安置通州確嘗著專光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
 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証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
 書既上而商英罷確人徙台州宰相偏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
 日一徒去且命山人石恢知州事親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確揣知其
 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者邪恢大措始告之曰朝廷今取專光集爾
 確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專光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光主上為齊助
 身專光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
 干犯名分乎恢漸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恢為怯
 而罪之在台五年乃得自使纔復承事即帝批進日以為所擬未嘗令再
 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諧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
 今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確平生論京十皆復獲其處心發露其情愚最所
 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辛酉六十五確謙和不與物
 親閑居矜壯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靖康初詔贈
 諫議大夫召官正柔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確昔為諫官甚有
 漢議近覽所著專光集明君臣之大亦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專王之
 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駁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貨

經符理甚矣。權宜持賜。謚以來之謚曰忠。爾東郡事。畧陳。權徽宗即位。除右正言論。十修實錄。增加王安石實錄。秦神宗大典。請改修徽宗。欲開言路。首選邪。浩而中丞。安博尚。錄往事。欲格成命。權再上疏。力言宜召選。浩遂傳以明。熙涉。遺右司諫。又控論。蔡卞假託。姪義。倡為。權遂重証。神考。輕欺。先帝。倡為。國是。以行其私。卞之所是。謂之國是。卞之所非。謂之流俗。專安石而薄神考。不可為國是。宜因其請。詞許而遣之。章博。據異。不忠。宜因其辭。山林使。罷之又言。博為山林使。無狀。致大罪。舉陷于泥淖之中。露宿野次。宜罷其職。又論。修建景靈西宮。不當。且言。建立之地。非是。後改。知無為軍。權責之日。方上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傲四。奏并明。宣仁証。誘修實錄。建西京等事。徽宗密遣人賜。權黃金百兩。由是京罷。召選。除著作。郎。遺右司。負外郎。又以書。抵曾存論。日錄。又國用士。以少專私。史而。暨宗廟。緣違費。而壞先魂。布怒。罷知秦州。再上管。中。諸。觀。余名。編。晉。末州。移。廣州。又移。郴州。監中。藏。廟。坐其于。正。乘。上書。建。蔡。閣。封。徽。安。置。通。州。始。權。所。辦。日錄。事。者。專。光。集。議。者。以為。言。多。詆。証。編。置。台。州。移。楚。州。居。任。以。辛。年。六。十五。靖。康。元。年。贈。右。諫。議。大夫。權。為。學。有。識。志。不。苟。合。居。喪。孝。初。蔡。卞。知。其。才。待。之。如。禮。權。不。肯。附。麗。恬。於。進。取。雖。諸。公文。薦。迨。居。言。職。所。疏。奸。惡。雖

永樂大典卷三十四十三

三

所舉不避已嘗曰彼則來爾所知此則為仁由已識者重其言權既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悉如其言權有詞辨通易數天下治息多驗自號了翁云于正梁正同江州志陳權為右司員外郎尋以行曾布斥歷東唐柳楚等州未出所著專光集事安置台州郡將石恢不為怪來義移通州尋得自便恢得罪當極故疑恢通州以規之權不欲見遂泛舟至九江家于城南時崇寧丙申歲也權自謂流寓十五年所至無向明之室因作尚窓而銘之語在弟宅額自是過遊山北與僧總為方外交嘗賦詩云廬山俯長江秀色摩青天招提選勝地好景相屬連東林最幽曠殿閣舍飛煙馨香滿天下無如速公蓮社客方散後客落七百平之人速同講練綺非殊法不可傾耳授但許心如傳速津苦難渡人以師為船法鼓息雷震此事非偶然何時穿蠟屐問法得雲邊又詩云廬山景何如勝迹多已古水石相回旋天地巧排布我本天涯人未知有廬身恨不早經過西征一何暮香爐在何許縹緲凌高空却入白蓮沼令人思遠公高巖草堂在吏隱居其中至今三尺童猶能話白公可想不可見山色空靈重水流東何處所過土苔解自古岳地蕭至今不能捲此外猶足觀足力已困竭僧居本靜閑群鳥爭時舌恰欲高枕眠魂夢恐遺姑知是來雨來山路泥

滑滑陰雲猶未收明朝又雨後唯精擇其疏了翁所居今為崇福院云
康任來山之南北吟賞詠詠寵辱俱忘自號了翁云有坐帖與隨緣居士
黃巢晉陵先來得之文公立公祠於辟學取而刻石于白鹿
忠廟公陳了翁崇寧三年南遷于廣州館于州前宣化坊讀書齋扁曰了
翁立課程以自適杜門絕與賓客交先是公以紹聖史官專提刑公日錄
以終裕陵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錄論辯乞
改實錄及寔合清者專集深聞註妄以明君臣之義有諫章立碑于萬
學講堂其後一夕有大星墜于齋前如直星日有羽書召運使萬學
經大諫章不復存矣維楊志陳權自諫省謫揚州芝廡以論蔡京交結外
戚違故聖也被命數日欽聖悔悟遣中使宣諭以非本旨方且開解主上
召運使賜度牒十道俾勿遽行權遂有無為之命公以京猶在朝廷而復
言者差違是非不辨不敢臥卷乃京街外補公乃拜命後卒葬于揚州西

永樂大典卷三十四十三

四

山言行錄公為越州茶判蔡卞為帥待公甚厚卞以公學識平異待遇加
禮而公已傳其心術常欲疎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仲闕蔡俾
公權攝以時嘗得職因意公方貧必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仲尋醫之請將
所得主社避前官明州以法當公待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廉
初卞嘗為公語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
正卯彼嘗疎以為太早漢楚成車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
世間人也公每竊天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未會權卞留公少俟公不
為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俚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
又相詬合下民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因不顧此不然不識之來為
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欺多引名士或欲因是乘公克以尋求無迹而止
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公在官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大
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常言人主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
近見聞惑其聰明况以評為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連甲公舉望早達
自登科不汲汲於仕進元祐紹聖間諸公文薦於朝公俱所主多所避
及後故眷知居官路排姦扶正所指議者往往嘗相舉薦故公疏文有曰
本彼則舉爾所知在此則為仁由已未嘗以預薦而入其黨亦不以小故

永樂大典

卷三二四三

而絕其恩蓋公之意以士人出處不因薦刺而廢公議則朋黨之說無緣而起道平公每謂天下之事變故無常惟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嚙虛無之言其事與晉無異將必以荒唐亂天下矣故彈蔡京疏文有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違今三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者道平公以紹聖史官專權削公日錄以修裕使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錄辨乞改實錄又因責責合浦者專充某深闢証妄以明君臣之義然猶止以增加之罪歸于蔡卞蓋公之意以謂削公已毀宗其說以殖私黨者卞實罪魁歟時革弊當以去卞為先若根源鋤塞則制其流變易矣又邪說大行勢不可回於是直攻荆公之惡以明禍本之所在所以復著四明尊堯也雖尊崇宗廟破關私史立意則同而議論直捷無所迴避則後集乃公之所取以為止也故公自謂四明尊堯者多堯改過之書也後集序文可以備見道平之成律曰休坐十七世者為自代而不言改過十歲日道之不行不明也夫知之夫智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自知不及也若登中者多失之過如舟先某九計正荆公為伊五聖人之禍而後始諸儒故不純之域此學術不純也其如論荆公日錄也乃神過蔡卞以為吾月惟道且君丁上

永樂大典卷三二四三

五

言行已當本之誠此之謂誠可乎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善惡忠惡或原心定罪則有之何者有知罪無入之事今欲止一大事而狂且狂狂人自相曲也如此安有能止者乎又日當今之務非出於荆公則入於溫公矣乞論諸公所行五有本當處不可全用今日之事則固不可用有一道理未善為人說恐為一傳去使後學先地子前而不可不為吾子言其則秋弊之理其若只宗神考大有不可及者則漸自正韓維曰陳堂中之說固如是也公曰安世嘗嘗語之以此劉公果有不陳公嘗論尊堯之大弊與前說同但異本云非君行已身已無德而今而後亦可以忘言矣其後公遺誦以卷杜門不治人事絕迹則郡宴會幾三十年所至人情向慕雖田夫野老咸知名願見及自天台歸通川道由會稽特王堂商仲疑為越帥以公早為岐公所器重具舟楫為程該公於郊因共載歸官舍越人間公赴府會就來觀瞻地有與歸館道路遮擁幾不可行為人欽重如此道平公在台五年屢該該當自便而刑部不敢檢舉既而上責余叙官故還乃因郊第害息然初以宣德郎被議而叙官乃得承事郎實錫降也故命之後忽得州縣備坐省刑云奉御批叙復敘內陳確叙復來當合於見存官外叙一官仍取旨與差違符州吉示本官知妻公既供知妻而未

通州將數月。又有省別下通州。余公具家狀陳乞差遣。人皆頌公以為起
 發有新也。公曰。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爾若與差遣。豈因見問上聞吾叔
 官不當而見於御批。諸公不救。但已為此。連延之說。以塞上貴。家狀雖可
 供。而差違其可乞耶。彼謂吾不堪流落。而因茲乞憐爾。乃報云。家狀昨因
 刑籍毀棄。無憑供具。事果不行。連中公晚年。益勇天下。重名蔡氏之黨。必
 欲殺公。以快意。時王宋得罪。公適居江州。說者以為公未居宋之鄉。因
 危言陷公。輒徹宗。聖察止。令移居南康。及後方魁。爾聚。又違飛語。言公之
 婿為寇所劫。取欲以相中傷。復有楚州之命。蓋公所論京市。皆披摘其用
 心。而發露其潛。蔡氏最有忌嫉。故得禍。比同時諸公。為果酷。猶以嚴宗
 保全不至死也。連中公性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不適之意。居喪
 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連年有甘露芝草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
 公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補。恩澤捨已子。而先伯父之
 子及後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自奉。未嘗有不滿之意。連中公性謙和。與
 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
 人多遇有愧服。无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舉美傳揚。謂已不
 能。公平主手。不執錢。不視權。衡貨殖之事。未嘗講論。唯於農田不廢詢訪。

水滸大傳卷三十四

六

以來之責。賤而察成之堂。凶也。然常語人則曰。有國家豈能忘利。或學學
 而營之。或臨事必以為言。此前輩以為成也。連中公雖閑居。卷止常莊。言
 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實
 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邪。何為有此問也。御下尤有禮法。
 未嘗以非類罵人。連中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
 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躬閱。不
 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
 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
 此非可常之道。倘吾性安之。故不欲以勞人也。連中公智明慮遠。事無大
 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又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簾。國家中興之
 事。往往嘗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聞者。連中手丞相伯起。為柱史。坐論水
 被誦。有書與公。未華嚴真首。若將忘世者。公以致梁公。得茂猶捨之。語報
 之。且謂李文靖王文正二公。皆好佛者。未嘗泥其教文。而專以術物為心。
 文靖為相。以不擾之說。報罷內外所陳利害。文正當軸。終日端默。色如草
 以持。美狄。勉其權。二公於至夜之外。書辭數十言。及後伯起果大用。識
 者歎公深。且服公之至論也。連中徐師川。以才養自負。少肯降志於人。

常言吾於魯直為舅氏然不允有所稱讚至於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
經旬月必設拜禮忠宣范公晚平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
人材可為今日用者答曰陳確又問其次曰陳確自好也蓋言公可以獨
當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厦之將頽或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
以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
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璧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
以待時用也其為賢士大夫所欽屬如此也公自遺請所居必葺小齋
終日為閑內典觀經史二十餘年如一日未嘗少懈以所抄錄名曰知恩
殆千餘軸又雜觀百家之文壁上等書開卷得益者亦片紙此錄粘于壁
間環座既遍即合為一策名曰壁記如此者又數十冊是日張丞相天覺
晚年亦好佛書重道建嚴閣作照錄會黃冠釋子紛紛奔趨之公雖審視
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又通書也至是代書簡之曰辟疑非負道談空夫自
然何如煎茶地無愧是神仙及在山陽方與友共會食見邸報有天覺所
上遺表遽止酒而起歎傷異常客有以為疑者公曰張固非粹德且復才
疎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絕人望矣近觀天時事必有變革正恐雖
有盛德者未必乎上下之聽殆難濟也來哉公亦感疾浸至大故連事陳

水樂大典卷三千四百三十三

七

瑩中與關止叔沼與榮陽公書問其言前輩與公之交游必平關書云某
公某官如攝器之則曰待制劉公之類其與已同等則必斥姓名示不取
尊也如曰游酢謝良佐云此皆可以為復生法至某則陳瑩中書言學者
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重家所
陳在司權送其姓淵賁沈文曰予元堂乙丑夏為禮部貢院照檢官適與
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是時七公為考官有止公嘗論顏子不遷怒氣
過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予
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嘗以寡陋自愧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
爭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范太史遺事龜山先生題黃道後
及了翁以蓋世之才遺世之文也世中自有其自愧無前矣乃進其不以
階如自是而有不問先生長者之名為愧非有奇德者其之誠心而以自
勝為強何以及此高文大軍者之所謂使世之自廣而後人者有所矜式
蓋曰才情之盛聞見錄瑩中撰尊堯集以辨王安石所作日錄以詆祖宗
執神考者今行于世靖康初不及大用以死持贈陳議大夫瑩中晚喜康
節先生之學嘗從伯溫求遺書曰吾於靖康若有得也陳了翁年譜序云
了翁先生意其才似冠策公而學術過之不然徐師川范先生游定夫劉

器之諸君子何獨許其當天下之重責。況專先諸作家傳人誦。夫誰不知有先主獨其家法相傳之要。不請先主年譜無以知之。事親以孝。事君以忠。為吏以廉。立身以學。非惟可為家法。直可為天下後世法。而然堂請益龜山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贊。顏子之所樂。是四者聖賢所以立乎其身者也。立身為體。孝也。忠也。廉也。其用陳氏學術。過冠遠矣。夢兆公為閩縣時。廉訪使者怒曰。汝何恃而敢然邪。公曰。孤寒小官。無可恃所恃者。惟潔己自守而已。此其家法之一。而可用為法焉者。故及之。奉定丁卯中元前六日。承直郎延平路總管府推官三山林興祖啟書。了齋先主吾國故也。魯有孔。鄒有益。國人知之。天下知之。千萬世而下皆知之。先主之忠肝義膽。輝爛青史。厥亦猶是。先主有文集行于世。吾邦南惟兵火煨燼無存。邑庠舊有責沈石刻。時亦散失。其雲仍松岡君諱。子字連。觀志心殫力。四出搜訪。零碎收拾。迄為完璧。今家塾有焉。前數年。亮自甯沙得專先集歸語。松岡遂亟取以歸。亦不敢吞去。年春。聞訪得了齋文集於他郡。子自螺灣。器無情容。母得一見。亦不思置。今年夏。適會其姪君詔家顧。且謂前輩文集。各有年譜。冠其首。吾祖文集獨闕。是近已編輯。單當見之。是日出示此編曰。年譜畢矣。於此乎。益信先主之後有人。而益敬

水樂大典卷三千四百三

八

其後人之有志。先生之邦。後松岡十有五年。聞道不早。幸而所見畧同。而所值之時又同。其在鄉黨學校間。多不見棄。大抵受命也。介俱未先為強項人所顧。則學了翁決不能如洵仁洵武輩。先主有云。氣質之用。殊道學之力。夫哉斯言。吾黨不敢不勉。了齋先主實主於嘉祐丁酉之四月。今其孫松岡主於嘉熙丁酉之四月。是編之作。又見於大德元年丁酉之四月。其亦偶然邪。其亦偶然邪。後學與志百梓。盍手書于譜後。了齋文凡五十餘卷。親手抄錄。幸歲全書暇。日因修家譜。自公之曾祖。祖父而下。至于公主。循州之日。又由公登第入仕之始。至辛于貶所之年。凡四十六年之事跡。隨其歲月。輯為年譜。雖畧有倫序。但中間書簡之往還。詩詞之寄送。其歲月不能詳考。舉其大而遺其細。採其要而約其繁。固不敢方前賢年譜之萬一。但欲紀其大槩。以示本族方來之子孫。予以先吾祖一忠之精忠義。榮一世之政涉。開闢後有仕於朝者。亦當體吾祖之立心。勿墜家聲。以期無忝可也。是編始於大德丁酉四月之既望。而畢工於六月之中。於中間或有先後之訛。舛後之人。儘改而訂正之。亦所深望也。時大德元年歲在丁酉六月二十有一日。七世孫王子百梓謹書于了翁書院。七月三日。文了齋忠肅公著述不一。有文集四十卷。有易說有專先集。

永樂大典

卷三二四三

有責沈碑文有年譜龜山梅庵南軒諸先生為之序我松磻翁嘗刊于祠下俾子孫世守其家訓至正庚子春不幸歿於兵火艾煠逆蓋澤嘗以為憂憲報至邑詣祠拜謁尋訪是書不究中命諸朝奉章祠祀事因詢貢川族人得年譜一本敬取抄錄復錄梓于祠俾諸不朽告於族長文燿曰宜至正甲辰秋七月朔十日孫陳澤百拜謹識公諱權字登中南劍州沙縣人曾祖文餘贈駕部尚書朱梁正明三年丁丑生祖諱世卿周太祖廣順三年癸丑生三十三歲值宋太宗雍熙二年丙戌狀元梁灝榜中進士第二甲第十九名官至知廣州政績著滿未離任而歿享年六十有四累贈吏部尚書父諱海祖世卿第五子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六月壬辰宗明道元年壬戌二月十八日家恩請太廟齋即官至知洪州元祐元年四月致仕七月辛酉年七十有八累贈持進仁宗嘉祐二年四月生於福州官舍神宗元豐元年秋領太學魁薦元豐二年三月上親試舉人狀元時彥榜中進士甲科第三名初任昭慶軍學書記湖州州學教授神宗朝方官問家世陳公表對曰循吏陳憐之子上嘆曰循吏宜有此子元豐七年第二任改宣義郎濠州定遠軍元豐八年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范公嘗論頴子之不遺不貳唯伯醇有之公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三十三

九

問范曰伯醇誰也范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醇耶公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公平二十有九自是以來常以家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揚中立先主亦未之識也元祐五年除太學博士不就蔡京薦之元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順昌濟川橋記元祐七年元祐八年元祐九年四月改紹聖元年四月二十日致未末臣所藏歐陽六一居士帖五月復除太學博士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公適相遇隨東謁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來舟為諭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章然未答公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私以何事為先以何事為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為君子誰為小人諒有素定之論願聞其畧章復矜思良久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辯無忌於此公曰相公侯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置右也果然將火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掌政柄不務恭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績悞國如此非奸邪而何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遂以為奸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為之按論熙寧元祐之事以為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於

今日為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
 可以執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為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辯淵
 源議論勁正章雖忤意亦頗驚異遂有無取元祐之語留公具飯而別章
 到闕召公為太學博士公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為
 辭又乃赴官於是三年不遷公為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皆蔡
 卞之黨也執推尊荆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
 毀實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持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謂於是林自駭
 異而謂公曰此豈神考親製耶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
 文爾公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耶自辭屈塊駭
 遂以告卞卞乃塞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議毀矣紹聖大臣嫉元祐更改
 正荆公已行之法乃用繼述之說以為形迹先朝追貶司馬溫公等加以
 不孝之名上謗宣仁事傷國體公時為太學博士抗旨賜對其奏劄曰道
 常然而不渝事有弊則必變故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
 稽則考其當否或若或稽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也遠勝之言
 遂明繼述之義且論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不同秦陵喜所未聞反覆詰問
 語遂移時迫於進膳公乃引退上意感悟約公再見有變更時事之意就

永樂大典卷三十四三

十

政間而依之遂黜公于外秦陵聖顏英裔臣下奏對往往備於天威少或
 契合公始召見遂以人所難言逆意開陳解達義明使人主豁然感悟由
 是增紳士夫固不歎服蘇黃門間撫几歎曰吾兄東坡最善論事然亦不
 知出此遂以書抵公歎譽甚至紹聖初用章惇薦為太學博士先是惇之
 妻嘗勸惇無修怨惇作相惇務報復首起朋黨之禍惇妻死惇悼念不堪
 公見惇容甚衆謂惇曰公與其無益悲傷若念夫人平生之言蓋諷惇
 報怨也惇以為惇不復用公為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
 取史學而無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下既積怨謀將
 因此害公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公所取士求死立說行之公預
 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
 以下往往皆侍洽稽古之士公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
 往遺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古不壞紹聖二年紹聖三
 年除秘書省校書郎執政聞之不悅紹聖四年四月公謁章惇求外補
 因謂章惇主上罵於繼述然今日廟堂述神考考述荆公于惇然出公
 以宣德郎借非通判澹州因問太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唱言於太學
 曰神考知王安石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說公

具其說以告。博大怒。召自為之章。蔡由是不成。以是行執政。故有是命。五月十二日。作大相國寺智海禪院記。十月七日。跋徐仲車有容詩。元符元年。除著作佐郎。樞密院編修官。辭。元符二年。公前此自館職請外。補得侍滄州秩滿。至是。移守衛州。中間數有薦章。兩被內除。皆辭不就。徽宗元符三年三月。徽宗即位。召拜左正言。曾布韓忠彥所薦也。布曰。唯等又當進為博等所抑。卡無它見。人不附已者。便惡之。上曰。所謂妬賢嫉能也。皇太后亦諭忠彥等。甚以唯差除為得人。徽宗即位。召公為言事官。於是即日就道。論章蔡繼述平日之志。畧行公赴召命。至闕。問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半屬謝聖諒口。此必姦人圖蓋已。愆而為此謀者。若蓋進入。則異時是非。發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乃妄言。楊劬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林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跡。不可泯也。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叙官為所當先。公時在諫。有獨以為。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辨明。詔昭雪。非辜。誅責違意之人。然後發為詔。今以謹行之。庶幾可以無後患。不宜欲速效悔也。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四三

朝廷以公論大贊。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四月。公言。陛下欲開言路。首選邪。渣取其有既往之善。可謂得已。試之才。先合人心。無可正。教而聞。御史中丞安燾尚緣往事。論沽罪惡。欲寤已成之命。自明前舉之當。又言。安燾奏。沽是先朝所棄。不當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改。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先王以百姓之心為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惟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是叔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是非取舍。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所以不敢也。蓋聖時所宜用。或。因緣國是。故事上之人。言非沽。盡忠之言。以愛君憂國為心。先帝一時之怒。無終絕言者之意。博居風憲。理當助。沽默而坐視。愧責已多。况如前日之所為者乎。惟天下公議。非所以為國是。極人臣不政之孝。以為善。迨昔以誤朝廷。今以非上原情定罪。安可已乎。伏望檢會前奏。早賜施行。俾聞公章已出。亦自請去。是月。罷安燾。出知澤州。五月。公言。紹聖大臣。以權述神考為說。以障。毀宣仁為心。而瑤華乃宣仁所厚。

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有豫政之時則元祐之事必復是以過為之慮若則卑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不廢朝廷故宥為罪人而設掖庭秘獄治世所無今若以為過而均之故宥以是廢典動靜與眾同科慢而不嚴於禮未順且瑤華前日得罪外議藉藉皆以為先帝有悔悟之言審如此則皇帝下一詔書明白其事陛下付外庭使議典禮縱令遂非之人自護其短安敢以先帝之言為不然乎不報既而瑤華廢后同積車還宮中太后遣人以冠服易去道衣乃入中外聞者歡呼公人言尚書左丞蔡卞過惡章惇前日所為皆卞教之卞以繼述神宗為名以篡紹安石為主立私門之所好以為國是奪宗廟夫是以歸私史又言惇迹易明卞心難見春秋責意則難見之罪安所逃乎上曰只說典章惇則卞自如矣惇令吳伯舉諭旨於卞卞乃請去遂罷卞出知江寧六月言新知荆南邢恕傾司馬光劉摯梁燾等載至戚族公議不容久矣宜定其罪是月貶邢恕均州居住七月瑛惑犯房心公上言咸平元年二月瑛出管室北真宗謂宰相曰其祥安在呂端等奏曰豈在齊魯之分真宗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獨一方耶其年十月遂用李沆為相王旦參政此二人天下所謂賢也舉天下之賢而用之則可以解天下之憂真宗銷變之道如此而已願陛下大

水滸大卷三十四十三

十三

正厥事所用所棄皆合人心則合天心矣漢元之時蕭望之周堪張猛與石顯許史之徒議論交戰邪正未決當此之時有夏寒日青之變而許史之徒以為堪猛用事之故於是勢孤者危有力者勝臣嘗以謂天下大器也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自紹聖以來宰舟之人實右而虛左舟勢不平載於傾覆觀者膽落亦已大矣陛下即位以來好平惡偏傾諸右而遺諸左十積一二舟勢尚偏臣願陛下察用偏同濟之人林傍觀膽落之語廣諏博訪而審其所以然也且呈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晚則是遠方之所知而陛下有所未知也况房心為宋之分野大星乃天房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幸未變犯願陛下預思所以銷復之公言鍾正甫項為廣東運判親往新州追捕本州為管人前諫宰鄒浩統獄根勘賓客往來饋遺等事偶會大赦釋免竊惟浩以言事得罪於親戚故舊往來明恤之義朝廷未嘗有旨禁絕而新州所劾與御史臺羅織之獄萬里相應欲致浩於必死其為忍酷不亦甚乎然義者以為違意為虐者非正甫也欲望令正甫供承所承受御史臺如何指揮本路如何供承但考兩處行違次第則違意為虐者人得其人矣詔安惇落待制依舊知漳州正甫與御史左膚石豫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八月作景靈西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三

宮初景靈神宗未有館御而居英宗之後殿及哲宗崩又無以處之蔡京言若謂宮東迫民居難展宜即其西對御道立西宮首奉神宗館御而哲宗次之右僕射韓忠彥以下亦請立西宮以奉神宗詔蔡休且命戶部尚書李南公總其役公在左正言言其不可者五蓋國之神位左宗廟故神宗建原廟于左今乃在右不合禮經一也唐徐浩言大理寺殺氣盛而鳥雀不敢棲今即其基則非吉地二也雖移官舍不動民居而大理寺與軍器監及元豐庫儀衛司皆遷於他處則彼亦有民居不知遷葬家而復可就三也神宗以祖宗神御散在寺觀故合於一官今乃析為兩處則崇與酌獻分詣禮繁四也夫孝責宰神自安奉於顯慶殿既安且久不宜輕動五也章累上且論京之矯誣卒不能易九月上幸皆郊龍德宮觀芝公言伏聞車駕將幸蔡王外弟都下之人老幼相傳歡呼鼓舞願瞻天表人心所歸於此可見然間欲因幸龍德宮而傳者以為欲觀芝草竊惟陛下即位以來天下豐稔慶瑞已多芝草雖異臣知不足以動聖意也况白祖宗以來乘輿所出必正其名若非為民祈禱即因謁見宗廟今乘輿之出國有石矣因幸漸宮何為不可然而觀芝之機亦不可不恤也此而不恤則流傳廣天下之人將有不遠萬里而獻芝者矣不報又言章傳獨相八年遠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四三

十三

國誤朝罪不可掩奉使大職事干秦陵遂命以持進出知越州是凡公除右司諫上言云皇太后不侍祈廟果於選政事尤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宜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為報也又言向宗良兄弟依倚國恩恩藉慈蔭所與將者連及侍從希寬之士願出其門裝彥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遂使物議藉藉以為萬機之事雖涉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良由中外關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傳耳上批陳確累言太后尚與國事言多虛誕不報可送吏部與合人左連三省請以公為郡上不可添差監揚州報科院公初不知被責復求見上問門不許公即具以劄子繳進其一再論景靈西宮其二論章傳罷相制所稱國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其言京云國之大事無過宗廟可傳萬世無過信史今京以矯誣之言唱西宮之事妄謂先朝以惑上下自改日錄以實其說朝廷遂信其語欲遷神考於西宮豈非朝廷大政妄曲遷就為一京之地乎京在紹聖親入文字請減劉摯等家族其言所以不行者哲宗之大患也今哲宗之大患不聞於天下而京復自謂有完治乎反之功欲使天下皆謂哲宗有誣誅之意而京有及物之仁始則為國生事以復私讎今則歸過先朝自圖身利前言既效今計亦行豈非朝廷大

政委曲遷就為一京之地乎陛下善述神宗欽承哲宗至德美意達于天下而京乃矯誣兩朝上累聖政如此二事未元委曲遷就以為京地况其也乎前日城口之人今欲有言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言為戒矣前日阻攝之士今欲有望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進為懼矣以言為戒則依舊籍默以進為懼則甘於沉廢天下公議與親政之切漸不俾矣京之計策斯行人之背向新一向京之利莫者斯多為陛下之耳目者新阻朝廷之威自此而漸弛家敬之惠自此而漸成安危治亂漸可卜矣又言昔唐明皇欲用牛仙客尚書張九齡以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亦以不可明皇望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且仙客宰相才也何有尚書九齡皆上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蹙蹙然見黜罷今忠孝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焰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為林甫之言者不知孰何人在群謂唐之治亂在林甫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勸先帝與下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責禍於博十曲為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以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係於一京者奉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治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翌日復有旨徐公知無少軍公即露章辭免云蔡京聞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三十三

十四

通文結其勢益半廣布胸心羽翼成就愚弄朝廷有如兒戲陛下若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為非則是臣事發更為其罪益大重加貶竄乃得九當詔不許辭免上書論事親曰權言事極不可得暫貶亦不久前日遣人送黃金百兩權受賜泣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初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於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獸須擒王不得自已也於是攻之愈力未幾翰林學士曾鞏亦上書其畧云臣近嘗論狀逐諫官陳瓘及太后持下子詔留瓘舊職未家聽納臣竊以為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妄言官闈之事彼為腹心無所顧忌此臣所預狂也太后復立聖明不世之大功有前朝歸政過人之盛德選安房闈不與外事然後人無間言本末相稱萬一或有蠹毫可以指議則於清弊不能無累故瓘以愛君之誠陳豫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內外之分不可相干家國之事各有攸主詩書所成

非不可嗚秦漢以來得夫可嗚仗望留神者覽先是曹布嘗獨密啓東朝
今與政否上曰外間差除自不與惟禁中及內臣事必須關白凡章疏亦
須呈單子來取看稍不如意則迫極甚已而陳確論裴彥臣等交通內外
太后怒至哭泣不食上再拜乞赦確而怒猶不解左右近習或請權蔡京
執政庶可解太后之怒者羣臣皆莫敢言確既先上書與王詵俱入對初
留身而上遽及之且曰卿文字但較陳確無補於事當更論東朝事乃有
補耳 十月罷蔡京出知水興軍長安關陝上欲遣京韓忠彥以為當遣
曹布曰京之出天下所同欲自左可東太后不勝其怒臣自此不敢復啓
口聖意如此何幸如之上曰昨只是太后怒朕元不主張近日陳確有言
因詢其交通近習之狀却有簡與裴彥臣云且煩於太后前主張保全朕
昨遂馮說亦只馮京布曰聞王詵嘗向人說既去却為說如元長何今聞
聖諭則此言不虛矣京立朝如此以理言之何可使之善去但以形迹東
朝且今補外可也罷章惇知越州公論其青姪於是中書省極會公并臣
僚上言云惇編輯章疏者詳訴理受禍之餘家凡士民暗昧言皆加以刀
格釘手足剝皮膚斬頭拔舌之刑責授武昌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責詞畧
曰先皇天資仁孝勤恤愛人每形德音具見惻怛及爾輔政日肆誕謾凡

陳明道之言無非殺言之事除扶地恣妄肆中馮或構圖危上躬或記誇
訛宗廟猶除禁近視若孤豚排斥婚紳棄如斷使投之片身肯使土運存
者悉為凶徒死者不得歸葬援引姦黨布滿要路造作語言更相倡和有
司觀望慘刻成風殺戮無辜道路以目車水數異上天降高水旱連年民
靡寧止因有常典宜即嚴誅尚示寬恩俾之速寤中書舍人徐勣實為之
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重修神宗實錄初公言王安石曰錄七十餘卷其
載熙寧奏對議論之語昭聖再修神宗實錄史官請以此書付史院專據
此書追議刑賞遂使裕陵之美皆為私史所攘所有實錄願詔史臣別行
再修 八月復召除著作郎兼實錄院檢討官解除右司員外郎兼權給
事中公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昭聖
史臣合為宰相故也不報時何執中為樞密侍郎一日以簡與公曰今早
見貴人即言公即其美公即呼正氣示之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
所聞乃爾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其為而復有異則公議私恩兩
無愧矣吾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就汝為我書之又曰詔紀不速倘不相
亮則夫汝思澤能不介意乎正氣再拜願得書公乃大喜明日持以入局
未及開丞相約公相見連价催促公留使者少俟已而同會未世英來公

位之同詣政事堂未知所以丞相見公有同行者有不豫之色公不佞
坐定遽出書為獻丞相大怒辯論移時公指事叙言辭色不撓堂史比肩
皆觀未以皇恐失指丞相怒甚趨足拜上語沒驕慢公雍容起白曰權之
所論者國事是非當付之公議相公未可失待士之禮也丞相整儀無語
公遂起竟不問所以相招者何言其書畧曰尋私史而歷宗廟緣違費而
壞先政此二者問下之過也某所撰日錄辨所謂尋私史而歷宗廟者可
見矣又以一年之內連下五勅而諸路三十年之蓄皆運於西邊因述國
用須知所謂公違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遂以副本納布布謂公所論為
元祐單見漫聞之說又曰雖有十書布亦不勅公遂申三省乞劾妄言之
罪早行竄黜宰相將上布云權責臣尋私史歷宗廟公違費壞先政皆非
是上令責權韓忠彥陸佃曰權言誠過曾布當能容信宿隨有海陵之命
遂自右司員外郎出知秦州 公所奏五勅帖黃云朝廷應副違事虛內
事外非一日也故五勅之所取雖有別用之處然前使相因以致匱乏至
於今日遂耗天下根本之財者初緣違費也一元符三年九月初府界諸
路見管坊場錢留出本路一年合支外將剩數留半年准備支用餘一半持
令起發上京 一其年十一月初起發見管常平免錢錢如前勅 一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三十三

十六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初諸路使舉司將見在抵當息錢並起發上京 一
其年三月初起發諸路草添酒依抵當指揮 一其年三月又勅諸路助
後錢內撥一半免常平糶本餘一半計置起發上京兗邢住三路添助常
平糶本又曰自元豐七年以常平等積剩錢補助邊費歲取二百萬增為
額只以三年為期蓋不欲多費天下民財以資邊用神考愛民之慮可謂
深矣豈宜取三十年間根本蓄藏之物一旦大運成憲而偏用於一方乎
西邊財匱竭則必取諸東南東南積剩之物今於無事之時既巧取而偏
用之矣或東南有意外之患又將取之何地乎人曰五勅之後其年五月
又降一勅以廣西錢一百萬買和預買紬絹其文曰人戶願請價錢若於
年例外更散可以接濟其實則人戶不願也且以無為軍言之民間買絹
一疋須用一貫四五百文是人戶請常平錢一貫文省今年例外創添支
之數此乃聚歛之術臣恐自此一勅之後相繼無已又況使則十路百姓
只得絹一百萬匹未足以充陝西三兩月之費此豈神考接濟之法乎得
太學主祭筵長書 崇寧元年五月權重人陳確任伯雨等凡五十八並
乞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違尋責監建州武夷觀 六月嘗布欲傾博
而未幾乃泥情薦陳確張履堅輩又蔡京州而布得罪矣 閏六月初劉

永樂大典

卷三二四三

后為質妃生子。時官中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薨。詔獻慈太子。后之立也。郭浩三疏陳。隨削其業。尋得罪貶。上初即位。召浩還朝。首及陳上后事。復嘆再三。詢陳業安在。對曰。焚之矣。退者。公公曰。禍其在此乎。其時其人。去出一城。不可辨矣。及是。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謂本官人車。雖主于。后殺其母。而取其子。其辭云。殺平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子。詔暴其事。安置永州。明年移昭州。作青詞告上帝。有違省當時奉御之三章。初無殺母取子之一字。蓋為是云。九月。奉御實批。應元祐請。籍并元符。未叙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數違入。仍常切覺。蔡不得與在京差違。大臣曾任待制。以上官。餘官陳璘等。凡一百一十九人。御書軍籍。刻石端禮門。十月。貶韓忠彥。陳璘二十人。有差。公坐黨籍。除名勒停。送東州編管。崇寧二年正月。論詆誣罪。貶寬任伯雨十四人。公移送廣州編管。作福州大中寺雲會堂記。作賈誼治安策論。三月。觀試舉人時。李階為禮部進士第一。深之子乃公之甥也。特奏名。安悅對策云。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悅第。悅傳弟也。者。合浦華光集。崇寧三十三年五月。合浦作了齋記。四月。作心畫銘。寄正由。十七日。跋李氏所藏神宗奎畫。十月。百午。作廣中播。

永樂大典卷三二四三

十七

龜鑑寄正業。作易說。崇寧四年四月十五日。跋司馬溫公送李益之侍郎歸廬山詩後。三月五日。在合浦作葵本杖銘。作真贊。十月二十日。作祭李德祖塋文。又作祭李叔平提舉文。崇寧五年正月。呈出西者。其長竟天。大故毀黨碑。公以呈教。量移郴州。得自便。作杜鵑詞。尋居明州。作伯瑜墓誌銘。崇寧五年。和陶淵明歸去來辭。九月二十八日。跋東坡詩。作四明華光集。大觀元年。八月一日。作明州延慶寺淨土院記。大觀二年。二月八日。作湖州開元寺觀音記。十一月二十日。跋楊中立撰陳居士傳。大觀三年。初。公自嶺外歸。居明州。嘗令正業幹盡錢塘。偶聞承議郎蔡密說。或稱大師蔡京福厚。陰有推動中官之迹。不敢隱。語杭州。告京有反狀。知杭州蔡幾方與京叙宗盟。結死黨。遂執正業送京師。而飛書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刑獄。上命中丞吳執中鞠之。獄辭果不右正業。詔獄下。明州捕公甚急。士民哭送之。公不為動。入獄。見其子被繫。笑曰。不肖子。煩吾一行。蔡京用酷吏權尹李孝壽治其事。孝壽使吏脅公。證正業之妻。又誘公承教。正業妻訴。公曰。正業聞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遂自陳告。確宜與知。若確以所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妻。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

副本而備焉此以相迫脅且公知其意遂發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耶
非所料夫措而應曰有尚書劄子推廣出示公劄子所行蓋取專免集副
本以為條詆誣之書合繳中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旨禪取專免集耳
某至此復欲何為因問之曰君知專免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先而
主上為舜也助舜專免何為詆誣時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
故為人所枉使請治專免之罪將以結軍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
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中權此語權將顯就誅戮不必刑獄相恐也
俄不待公言畢屢揖公尋詔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權又
幽公僧舍使小史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
不以為抗俄亦終不能為害公謫台州於法合進未謝台州不為發逆表
未得達而石誠之來替勢甚異公料其必受蔡疑風旨意在得其元海陵
所投書必將搜索及行李於是為封事繳謝未封緘於篋題以臣名誠至
果如所料而以誠題之故不敢輒開遂以奏御疑與執中皆怒未幾罷之
或問公何以審其如此公於疑初無他疑陳遺書之愧而其黨未知納忠
相据實自為計今顯其迹則法使之術不行矣公雖終蔡氏得罪而首論
私文力排王氏王蔡之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鄧洵或蔡疑之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百四十三

徒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蔡疑與公初不相
識公上宰相書謫居海陵疑為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天下事皆合天下
公議遣人致於海陵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
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疑以對策為大魁所陳時
務與前書頗異於是愧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正崇三
山之竄石誠台州紛紛皆其所為也政和二年二月二日跋張氏造事
劄于後八月九日作青沈文胎知照姪政和三年十月十九日跋江
左司勸發善提心文政和四年四月八日跋張承老所藏孫元忠司諫
簡後五月二日書孫元忠上劉莘老甘賦後政和五年三月二十八
日跋黃尚書送左經臣序後政和六年公在台州屬該教當自便而刑
部不敢檢舉既而上旨令叙官放還乃因郊需害恩然初以宣德郎被謫
而叙官乃得承事郎實降錫也被命之後忽得州牒備坐者劄云奉御批
叙復數內陳權未當合於見在官外叙一官仍取旨差遣台州告示本官
知委公既供知事狀陳乞差遣人皆質公以為起廢有新也公曰此廟堂
欺君玩世之術爾若與差遣宜應見問上聞吾叙官不當而見於御批諸
公不敢但已為此遷延之說以塞上旨家狀雖可供而差遣其可乞拜彼

謂吾不堪流落而因茲見憐爾乃報云家狀昨因刑籍毀棄無憑供具事
果不行復叙宣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公因叙官自使還通州時開封府
尹盛章與石恢以私詒爭章密取旨送恢獄以罪編置通州因揚言為公
報忿公聞而嘆曰此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之時縣宰與公姻
家而於恢亦沾親恢屬宰求館舍宰以為疑公謂宰曰親戚患難宜相州
旋置此恤彼乃為義事無足嫌也宰於是與之盡力恢聞而愧遣其子來
致謝公曰吾為宰盡親戚忠告之益爾非欲以德報怨却之不見月餘遂
挈家為江上之遊公泛江至江州安其江州之勝因卜居于城外杜門不
出詞未者不拒士大夫經由江上者往往不之公府而必到公家延接無
間每為燕豆之款踰年歡適忽有朝旨不許出城月中存存又更易守臣
日降下司文移以俟新守之到外間巨測無不震懼交遊中有求索與公
住復書簡者有碎公所書碑刻碑額者公亦自期以死傷息俟命而已閱
數日乃令移南康居住蓋緣蔡氏之黨必欲殺公以快意時王宋得罪疾
公者來此時以佈公也劉待制器之聞之以書抵公曰此乃鶴相恐脅漢
上之策伎止此耳公適居江州饒者以為公來宋居之鄉郡因危言陷公
頓傲宗聖察止令移居南康七月朔作福州鳳池報慈院華嚴閣記 十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三

二十

一月晦作常州新修薦福寺記 政和七年 重和元年 宣和元年八
月十五日作鄧南夫文 宣和二年 宣和三年春因方寇曠聚京黨又
造飛語言公之婿為方寇所劫取欲以相中傷復令移楚州公所論京下
皆披摘其用心而發露其潛患蔡氏最所嫉忌故得禍比同時諸公為最
猶以傲宗保全不至死也公徙居山陽經由江都時淮帥毛友達或疑其
蔡氏腹心勸公悔迹而過公曰吾無私憾於蔡氏蔡氏之人豈無是非之公乎
乃先遣書遺之毛報書加禮有公立朝行己之道願望見而不可得之語
即出郊候公語頗輸誠公亦待之無間後聞奏方寇事不為欺隱以書譽
之於親舊曰蔽迹江淮阻遏賊勢斯人有助也蓋公與人為善不分彼
此大率如此晚進後輩因公激發然化而為善者不可一二舉也 十
月張商英卒於京南時公在山陽方與賓舊會食見邸報有張天覺所上
遺表遽止酒而起歎傷異常客有以為疑者公曰張固非粹德且復才疎
無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人望絕矣近觀天時人事有變革正恐雖有盛
德者未必乎上下之聽殆難濟也未幾公亦成疾雖陽劉安世器之因公
病使人勸公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時
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小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魯直為舅氏然不免有所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三

竊議至於子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談引禮忠宣范公也既
年益以天下自任充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人才可為今日用者答曰
陳壘又問其次曰陳壘自好也蓋言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至是人憂
大厦之將頽或問游酢文大察院以當今可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才
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 宣和四年 宣和五年 宣和六
年二月公卒于楚州初葬廣陵 宣和七年 靖康元年 贈諫議大夫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賜謚忠肅 仁宗皇帝天聖二年天子終先
帝功臣記之于史因訪世卿之世族州里官次行治之本末於其家有詔
次其功著之今典布之天下中間節文曰維所以寵嘉陳氏之子孫者其
世世母妃 右寵世卿 神宗皇帝元豐二年皇帝臨軒親試舉人陳壘
中進士第三上顧考官問家世陳公對曰陳偁之子 王音嘆息曰偁
史宜有此子 右寵偁父子 哲宗皇帝元符三年九月陳壘自諫省論
蔡京交結外戚迂欽聖也 欽聖未嘗論監揚州苑庫被命數日 欽聖
悔悟遣中使宣諭以非本旨方且開朋主上召選矣上密遣中使賜黃金
百兩度牒十道傳王音令勿遽行繼有改知無為軍之命壘以蔡京猶在
而復言者官是非不辨不敢收受及京外補壘乃拜命祇受上未謝恩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四三

三

右寵壘 高宗皇帝紹興八年三月詔陳淵登對稱首授承事郎有章賜
同進士出身紹興九年詔除陳淵監察御史再詔遷右正言以職事上殿
王音宣諭御札曰首陳壘為諫官論國家安危治亂係君子小人之用
舍及言蔡京等誤國之罪遠靖康之難無一不驗僕使其言得用不為甚
息所來以抵于死則朕今日宜至於彼草莽以立朝廷乎今命卿以此職
注意不輕勿墮家聲朕之所深望也嘉歎久之時上方驚儒術論王九程
氏之學 王音曰聞卿是楊時塔所學深得楊時之道淵對曰臣何足以知
之 王音入曰楊時之學乃是孔孟之道三經義辯足以緘王氏之膏肓
矣淵對曰楊時初亦信王安石之說後學於二程乃知王氏之非 王音
又曰有三經義辯使見王安石穿鑿之失淵對曰穿鑿乃王安石小過其
罪在於不知大道原本一失無所不差故行之天下遂為大害 王音問
其差若何淵對曰聖學之傳止有論語中庸孟子之書安石自來嘗知舉
數條辯析王音稱善 右寵淵 高宗皇帝紹興十年御札曰朕思忠臣
而錄用其子孫如卿者抑又保家之主也雖變能趨遠於朝而終以疾病
退歸丘園可勝慨嘆今賜卿白金二百兩聊助傲養之費至可領也 右
寵王業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臣僚上言審取舍以辨是非行賞罰以明

好惡明主之先務也。切見蔡京於元符建中之際，色養既深，罪惡未顯，有識之士，雖知其必亂天下，而者進安棲之使，亦且倚以為宗主，故右司負外郎陳瓘嘗為諫官，獨能推測其用心，而披露其姦狀於未萌之前，詳言其論，明若著龜，至於今日，無一不效。故京尤畏忌之。此一時事官，得禍為最酷。諸人既得自便，而瓘獨再貶，指定居住州郡，流離窮瘁，終以廢死。忠義之士，至今悲之。語及瓘者，未嘗不為之流涕也。竊考前代以忠直忤犯權倖，至於公議復伸之時，雖已死亡，未有不蒙崇爵，扶而錄用。其子孫為忠義之勳，增士習以厚民風，實天下幸甚。取進止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陳瓘持贈諫議大夫，仍與二子恩澤，初骨體之臣，狗義而不顧毀譽之實，既久而後明，爰錫憫章，式旌高節。故承諫郎陳瓘忠買日月名等，盛萬以諫議為心安社稷，為說梁梁乎著龜之先見，諤諤乎藥石之至言，別白正邪，效于今日。田夫野老，莫不敢容元惡，巨姦為之喪膽。流落之久，志氣不衰，卒老窮鄉，識者太息。編懷風烈，肆有褒嘉，寵以諫垣。錄其剛子庶幾天下忠義之士，咸知朝廷勸賞之公，噫及熙何為白致淮南之懼，魏公若在，必較遠東之行，矧我舊臣，無愧前哲，尚歆異數，永責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三十三

三

元原可持贈石諫議大夫。右寵瓘贈諫議制。高宗皇帝紹興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初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開裡部狀，準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陳瓘昔為諫官，議論忠諫，所言皆驗於後。及所著專光集，指定王安石日錄之過，深明君臣之分，殊可歎嘉，可待賜謚。今有司議定以聞，本部尋行下太常寺施行。去後，據本寺中本寺今欲擬謚曰忠肅，慮國忘家，曰忠剛，德克成，曰肅，伏乞省部更賜詳酌。施行本部。今欲依太常寺擬到事理施行。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中聞事七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開送中書門下省指揮吏部供到狀，勘會陳瓘生前係左承議郎，右司負外郎，贈右諫議大夫，贈左通奉大夫。陳瓘所謂沒初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朕嘗謂言苟立矣。二者在焉。故左承議郎右司負外郎，贈右諫議大夫，贈左通奉大夫。陳瓘所謂沒而其言立者，歟。昔孔子作春秋，貶諸法，討大夫以獎王室，兩明此義，故其言知身若昔。唐明皇罷張九齡相，林甫議者謂治亂自比，分兩用此說，故其言驗於後。若此者，蓋朕賜之意也。爾義有所教，身且不顧，况於家乎。內有所守，死且不懼，况於身乎。若此者，蓋有可定誥之指也。噫，主而為英死，而為靈，朕意爾之精，真尚梁梁乎。如主必能鑒此，哉。可持賜謚忠肅奉初

如石礫到奉行紹興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中書舍人王倫行 右寵璣
謚忠肅制 臣仰惟 皇帝陛下紹興之初宵旰未治思念忠臣錄其子
孫詔先臣正柔賜對行殿將加擢用而先臣久任在貶所幽處寤宜特已
抱病扣陛懇辭哀惻然憐之偶寓直內閣奉祠以歸又寵降御札賜白
金以獎其行顧念撫存之意具載詔首宸翰寶章雲漢昭回榮勳縉紳輝
生軒屋於序休哉先臣銜戴厚恩適以疾廢不能仰酬天地之大德為於
身恨或臣捐軀盡瘁圖報萬一臣追惟先大夫臣權項在諫垣以論事忤
權臣南流合浦先臣繼以言獲罪北竄海島十有三年 徽宗皇帝照其
非辜恩被近甸逮靖康間始命以官除丞太僕 主上龍飛眷遇愈厚非
持先臣被寵若此適者先大夫臣復蒙賜謚忠肅父子際遇人臣罕有其
比臣雖至愚竊謂君臣之際實難唐太宗待魏徵最厚然徵歿未顧其
家喪夫至太宗迺始錄用其五世孫恭今臣一門三世咸受 聖恩其為
榮幸豈唐魏氏所能企及哉臣材力為下懼無毫髮補報如先臣所戒謹
殊死以所藏宸翰刊之琬琰昭示天下萬世且推原事迹告于若孫俾無
忘 聖天子之休德云紹興二十八年五月初日右朝奉大夫添差權通
判建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陳大方謹書 吾太祖駕部尚書

水樂大典卷三千四百三

三

公家訓云事親以孝事君以忠為史以廉立身以學所以自吏部尚書特
進諫議而下至直閣正言及宗正少卿累世俱蒙 聖眷 御札 玉音
褒嘉賜賚不一史冊備載今錄一二附於年譜之後以示子孫如能恪守
祖訓忠以事君孝以事親庶以蒞事學以立身不墜家聲則豈不能動朝
闕之眷遇耶是又宣子之所深望也子孫其勉旃延祐二年歲在乙卯仲
春之望七世孫宣子百拜謹書了齋先生真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
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還不以其罪來天下憤惜之
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通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
承旨以詞命為職皆姦隱恩未彰於事雖未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
公於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者往往
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恣如公言於是人始
服公為蒼龍也昔王文公安石學行負時望 神宗皇帝用參大政士大
夫相處於朝請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公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
文正溫公猶以為太過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
達為務諸公雖志力交攻之其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
人曰獻可之先凡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今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

前獻可之於刑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先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也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為祠堂以奉公祠堂成屬予為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矣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獨足以立儒夫之志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播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書尊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勿施於其鄉為多矣古者有功人則祀之則公之祀當載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為之書建炎四年八月初記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楊時撰從事郎新差建寧府府學教授李經書并題額又記云延平太守余景瑤以書語岳曰了齋忠廟公此邦沙縣人陳公以識見之明言論之直褒于靖康比嘗來諫坦之制而止勒志之坊也了齋遺蹟而求之公生之年距今一百五十六載所居之屋尚存三間并後楹一累墼施行可謂甚古則公生之十八年也且公居合浦謂室為齋名齋曰了自為之記以著熱心亭上之義後居判浙江淮之間舉世以了翁稱公之所居何適而非了齋况於其鄉耶其僅存與其既圮復其齋扁藏其遺

永樂大典卷三十四十三

書

書肖像於楹俾其雲仍歲時奉祀是邦人尊慕所同者而嗟也得來而行之顧紀焉茲復於余僕曰尚賢存古教化之先務夫了齋身居言責之時憫邪說之誣民憤小人之害國明目張膽力排其姦歎痛詎故其凶險至於京之用舍為治亂之分雖遠去於朝流離轉徙而顧天呼父忠之所激滂滂洎洎如長江大河無所壅嚴嚴烈烈如迅風勁庭無所避若乃平生學力充著見於尊堯之書其在合浦辨私史增加昭裕陵之盛美自謂對越在天至于四明為論四十九篇披本塞源不遺餘力而後已此其任宗社安危之責視生元禍福為何等物間風起者當如何其尊慕也故昔之滕桓竹尾地雖尋丈以了齋何陋之有非惟合浦為然也元公之居人必如敬尺椽寸甍相期勿壞今之模舊規新匪質謂之了齋不在茲乎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所忠存心而不繫乎室之遠近余僕之心豈不曰屋已百餘年矣修之復可百年後木蠹今者豈益弗替是此邦之人常日繫而道存也仰了齋之道存乎其言既輯既藏講明之傳于學者以無忘公志則邦人之尊慕達於天下之尊慕龜山所謂誦其言尊其道仗節秉義以繼其風烈者廣矣嘉定三年二月初記奉議郎權撫州軍州無管內勸農營四事三山林岳撰從事郎楊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四

州路提點刑獄司撫法官郭詢直篆首迪功郎南劍州學教授楊宏中
隸顯 淳熙年間朱文公先生知南康軍州嘗立濂溪先生祠以了翁先
主配祀見朱文公先生十傳嘉熙三年王海無燕歷黃商積詣于郡
守馬天驥掛官田租米貳拾帳入焉每歲以春秋二仲丁奉祀云 讀了
翁文集 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
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公之所以常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
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主亦我所欲
義亦我所取二者不可得兼舍主而欲義者也陳公之學益得諸此惟其
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新安未無致書 又云李
氏曰舜之所以能替腥腹底深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
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
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杖其君子杖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
處耳 又云了翁於義利上看得最分明凡作文字多好正理 又云了
翁氣剛才大至完道卿不及也 又云了翁有濟世之才惜其不及用也
先儒云明道先生之學發于誠敬了翁先生之學發于忠勇百世之下
聞其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 龜山語錄云了翁來舟之喻 疑通州遇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四十三

五

故自便謝表 日久寄食於吳縣常委事於長男所營不足以著身其出
每緣於糊口去庭闈者三月間道路之一言耳後而輒行親尼而不顧孤
突教子素存不戚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感事既匿而難曉時浸大
而益疑制所深嚴就逮於重江之外獄辭平允閱實於片言之中尋沫寬
恩移置於近地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為憂淮清一身猶覺有主之有志
摧髮不足以數臣之罪澄血不足以厲臣之心 初心馮先生跋文 嗚
呼此吾忠肅了翁先生之遺墨也世豈復有斯人乎哉公一片忠肝血那
華正如秋霜烈日可畏而仰公之孫以示余余惟此表曾為石城祛蔭而
不能煉却火洞然不虛惟玉是可寶也想公起草時天地鬼神臨上質傍
其克有相忒獨何人哉而為京中之所膺小人亦枉為小人公毋得明道
先生文必冠帶而讀之余於公亦
然成淳己丑後學馮夢得謹跋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三